

詩經備旨

舜都蒲坂

西都安邑

皆在魏境

雷首析城

皆異州山

魏居河

之問士地

延禧

山西司馬

不

良善願

于時言昔

行刑則夏

亦皮履

一、

新增詩經補註附考備考卷之三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廷猷可庭氏編次孫景揚克襄氏訂

鴻聯

章
狝

葛屨全旨

二章不平上章直指其禍

急事下推其所以刺之

詩本以刺漏急且扁急却

自儉齋中來故詩柄及之

只當以編急爲主

商章造上四何刺其使

女之其宜下言其服之之
恩也葛屨復冒女手縫裳

皆處之失宜者故以爲與

勿分刺襖二句爲儉嗇揆

抄一句爲編急須重文字

上蓋曰廟見之婦未廟見
爲女既謂女手未可執婦

功使之縫裳又使茹要礪

魏
一
之
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

水其地陋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

而中府解州

即其地也

斗北

糾糾繚繚寒涼之可以夏冒參參女手

系系意葛屨冬皮屨可以屨不挂挂一三挂

猶續續也。女婦未鴈見之，稱也。以逢裝要之，刺之。

要裳要子人最之興也○好人臣魏地陝益其俗儉

袪衣領女人用之猶大人也。言齒而褊急故以葛。

屢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書此刺

衾而遂服之也此詩勸飭絕裳之女所作信心之
 痛急也曰豐貴得中不可過於儉也吾於今有慙焉

而遂服之則褊急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來二可以字見此猶可有不可之有要之褊之并成衣之謂也略成大槩即服之矣註中又使遂服等字俱是急促之意

○**好人提提** 提提安宛然左辟貌也讓之

二章旨○此承上說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也

為刺 刺維褊心可刺 謂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

皆又見有褊急氣象中心褊急則表裏不相符所以刺之也此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註曰如前章之云

汾水出太

原晉陽山

西南入河

入河處即

魏舊鄧莫

至如節赤

節也一葉

似柳厚而

汾沮洳全旨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不褊也

彼汾沮洳 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

言采其莫莫 莫莫菜

美無度 美就容儀修整言無

此詩三章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公族比公行公路為貴詩有毛刺可為美莫

長有毛刺
可作美味
酸而滑又
名酸述

草花曰英
木花曰華

意自已而重
一章同旨○興上四句二
彼字相呼為興沮洳界下
一方一曲皆見隘狹無多
不當與小民爭利意采莫
采桑采蕢未必實事皆借
言以見其鄙嗇而親利也
美以容貌言無度不可枚
舉也如美儀表英華也如
玉容止溫淑也公路公行
公族貴以漸而進殊異者
量不相稱也

度言不可以
尺寸度也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興也○殊異猶言
之路車晉以卿大
夫之庶子為之
之態殊不講此亦刺儉不中禮也曰貴人稱重於時
似貴人也講者以其量勝非區區以容論也彼汾沮
如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焉彼其之子列爵公
朝而掌公之路車白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
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
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無寬大之量貴人之態
似不如是也不亦
殊異乎公路也哉○彼汾一方一方也言采其桑彼
其之子美如英英華也如英言容飾之間愛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兵車之興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講
采其桑矣彼其之子掌兵車之行列而容飾之間俊
逸閑雅其美誠如英矣奈何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
急而計較於分毫殊異乎公○彼汾一曲一曲謂水
行之度矣不亦深可惜哉

言且其蕢如車前草
彼其之子美如玉飾之問頌

蔓草如
續斷
有餘或云
即浮湯

未仕者
之稱然亦
概言詩人
自謂何其
猶礼言何
居

園有桃全旨

二章一意以憂字爲王上
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
人不知其可憂也
二章同旨○興止四句以
實充殺興以憂度曲憂也
其無政就綱紀紊亂法度
廢弛上看憂存於中發之
歌詩有借以隱諷國家意
不知四句正言人不察已
之意意驕指識詘朝政据
傲然礼言彼人謂當國之

密過潤如
美玉可寶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族掌公之宗
子爲講
彼汾一曲則言采其蘋矣彼其之子掌公侯
之講
之公族而容飾之間溫潤縝密其美誠如玉
矣奈何中之所有儉蓄漏急而營於瑣碎殊異乎公
族之度焉不亦深可慨乎觀詩所刺而知禮貴得中
矣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刺儉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
殺食也言其
桃實可食也
心之憂矣
憂也其我

歌且謠
徒歌曰謠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馬驕驕是微也

彼人是哉
彼人指當國者
子曰何其
子字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指詩人言曰指上歌謠言其語
詞此句言作詩者妄訕國是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勿思
詩人憂其國小

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謠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

人是者陷常襲故審時度務未為不是子曰何其言何必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也心之憂正指我之所非人之所是我之所是人之所非上勿思蓋通國之人皆安危利災不能長慮却顧耳我之所憂正思到萬萬無可通處而不能不憂也

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講此憂其國小無政也曰天下之非我而自憂矣講此憂有漸而未及發者乃其深憂也彼園有桃其實可為殺矣況我生小國之中慨法度之弛其憂心鬱結於中則既譎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日紛更非小國之利而崇簡實善治之策彼當國者之所為亦已足矣而子之言而何為哉是人情狃於故習而不能於未然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驕一則曰何其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憂之不暇矣何暇○園有棘棘棗之其實之食心之以驕而非我哉

憂矣聊以行國

聊且畧之辭行國將上歌謠之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心縱恣無所至極彼人是哉子

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

講園有棘則其實可以食矣況我遇小國而無政則此心之憂歌謠未已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

爾雅釋中
有草木帖
無草木帖
與此風
前崔見祖
亦然當是
傳為之誤
易得乎敵
亦自止見
薄

陟岵全旨

通詩以不忘乎親為主三
平看不可以孝友立說各
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
想像其親念已祝已之言
也此雖設為親念已之言
寔以寓已念親之意此意
要補出行役泛言不專指
征伐

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帖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是父曰
父念已說風夜無已上慎旃哉旃訓猶來無止
行役泛言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言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風夜勤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臣之義念親者人子之情自吾之行役於外也去親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遠而音問疎殆有不能為情之甚者於是陟彼岵兮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恒於怙焉寄之矣
來者不敢必之詞來是歸因思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父必曰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刺時也

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為綢繆而無所止極且曰
彼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
哉夫然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
未知思故耳誠思之則知無政之致敗將不暇非我
而自憂矣奈何
其不思耶哉

生之周三以慎言則所以謹其身者無不至矣

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易以犯患惟慎處期可得全尚其慎之哉猶可

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無及安能已於思哉

○陟彼岵兮

山有草

瞻望母兮

母曰嗟予季行役少

子也憐愛少子

○夙夜無寐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

無棄

賦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

○夙夜無寐

其勞之甚

上慎旃哉猶來

○夙夜無寐

其勞之甚

上慎旃哉猶來

○夙夜無寐

寄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寧不念我乎吾想母

亦必曰嗟乎我之季行役夙夜勤勞不得寤寐誠可

痛也遠行易於犯患慎守斯可免禍尚其慎之哉猶

可以歸來無棄於彼而不來也母之憂子如此我以

瞻望之不及安

○陟彼岡兮

山脊

瞻望兄兮

兄曰嗟

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必偕言與其儕同作

上慎旃哉

猶來無死也

賦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

○夙夜無寐

其勞之甚

上慎旃哉猶來

○夙夜無寐

猶來無死也

賦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

○夙夜無寐

其勞之甚

上慎旃哉

猶來無死也

賦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

○夙夜無寐

望兄兮亦以時吾之一念倦倦耳吾想兄念我之言

必曰嗟乎吾弟之行役夙夜勤勞與同儕偕作偕止

○夙夜無寐

其勞之甚

上慎旃哉

猶來無死也

賦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

○夙夜無寐

必曰嗟乎吾弟之行役夙夜勤勞與同儕偕作偕止

○夙夜無寐

其勞之甚

上慎旃哉

猶來無死也

賦也。○棄謂死也。○棄謂死也。

○夙夜無寐

○夙夜無寐

畝古作晦
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
周制鄭外
有地為場
圃疑入授
平畝以毓
草木

十畝之間全旨
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
者樂於隱下是欲在朝者
同於隱也要知是不樂仕
於朝與見幾而作畧異。
三章同旨。言十畝之間
苟可託身不必多求也桑
者老農老圃之屬閑閑泄
泄正理亂不聞之意還歸
休其身逝一往不返也

不得目如其憔悴亦甚矣哉然保身之道尤所宜慎
尚其慎之哉慎則可以免禍猶可以來歸與我共承
膝下之歡聚燠簞之樂無死于彼而不來也兄之愛
弟者如此吾為弟者其何以為心哉吁是可以觀孝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序同傳旨。行役序謂

十畝之間分

十畝之間郊外所

桑者閑閑兮

桑者老圃

不論其為植桑采桑也

行與子還兮

賦也。行猶將

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

也。子指同仕者

還猶舊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

歸也。言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於朝也。曰人之處世莫病於易進而難退今夫十畝

之間桑者處焉居於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惟意所

適何閑閑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爵祿列於朝然

桑者泄泄兮

泄泄安舒不迫

行與子逝兮

賦也。逝往也。

十畝之外桑者在焉業於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惟

志所向何泄泄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出入有詔

故伐之坎

坎

按遂大夫

三廛田百

畝或云三

百廛田百

中所收之

數貉子

類

御

坎坎伐檀全旨

此詩三章一意各七句分

上其事而推其志未二

句承上而美其人也大抵

此詩見當時有此勵志不

空食之人故誤為此事以

形容嘆美之勿太認真

案朱子注此詩謂伐檀之

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

則寧甘窮餓而不悔詩人

因嘆其為不素餐之君子

益全就一人之厲志上說

而以百序為未得詩旨固

已然者孟子之答公孫丑

於國然與其安於前執若無危於其後行將與吾子俱
 逝兮徘徊於十畝之外與桑者同其泄泄可也何必
 久居於此哉夫用世君子之本心遜世非君子所
 得已賢者興言及此則魏之亂亡兆於斯矣

十畝之間三章章三句序刺時也○此與前章
 時字並以魏國削小言

坎坎伐檀兮坎坎用力之聲
 檀木可為車者真之河之干兮于是
 水涯河

水清且漣漪漣漪風行水成文也
 與今同語詞也不稼不穡種之曰稼
 斂之曰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胡何也禾苗生既秀謂之禾三百
 自信廛中之禾有三百數廛一夫

所居不狩不獵獵亦胡
 獵也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貉
 類

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賦也○素空
 也○素餐也
 詩人言有人於此用
 力伐檀將以為車而
 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
 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
 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
 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也
 此詩美賢者勵志而作也若曰常人見利而動者
 豈即興觀餽之心而望有不副者遂生怨尤之念魏

句通承上謀不遂而志不

而雨庭之縣特切也吾盡爲吾所當爲而已矣而

悔來要推開說方大須體
認真能字○君子操守正
在艱難處見河干之迷而
不荷則終不荷可知

碩鼠全旨

三章一意總是喻其困於
貧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
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
就利言末章末二句以遊

食不得又笑悔焉是彼君子也謀
食不得而志益堅真能不素餐矣
○坎坎伐輪兮輪
也真之河之漚兮漚是漚上平坦而
淪水風水成
文轉如輪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
鵲也○熟
食曰殽
河水清且輪
其志則不以是而遂也
其其事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困之禾胡以取也不狩
不獵而爾庭之縣鵲胡瞻也吾惟盡吾所當為而已
矣而食之不得又笑悔焉是彼君子也食者
力不遂而志且益勵真能不素餐者矣
坎坎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刺貪也
碩鼠碩鼠碩大也鼠食物
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言其
久買
習也
莫我肯顧
顧念
逝將去女
逝往也將字有欲去
未去徘徊顧土之意

源有鼠
食人禾苗
謂之雀鼠
以其形大
皆曰碩鼠
魏之方物
非也

言通章俱是打言之比
與他比不同
三章同旨○物最貪殘者
莫如鼠故以為比食我黍
即其貪處莫我顧則其殘
處將二字有欲去未去
徘徊觀望之思樂土只無
食黍者便是此亦想望之
辭得所利用厚生皆宜也
麥在五穀中為周急繼乏
之需禾乃為苗尚在秀而
不實之際食及於此毒尤
甚矣德者殫人以供上不
念其心勞者竭力以奉命
不恤其勤得我直者久屈
而乃得伸誰號者安處而
免呼搶矣

適彼樂土適往也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此也○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鼠民困於貪殘而托言之
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國也曰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天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貪而無食我黍焉然
使其為害也淺猶可以少安今三歲之久習困於女
女猶縱其所欲而不顧焉吾何以堪命耶吾今逝將
去爾適彼樂土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而吾之有黍
得以收而蓄之亦得以資而○碩鼠碩鼠無食我麥
用之不亦爰得我之所乎
麥在五穀中正當
四月明窮之時
三歲貴女莫我肯德也○直講碩鼠
女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此也○直講碩鼠
爾無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焉且我之買受毒於
爾也經三歲之久則其德亦深矣夫何不以為為德
其所肆毒於我者猶未艾也我將如之何哉逝將去
爾而適彼樂國也是樂國也無復有遺患於我而使
之屈抑不伸者不○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貴女
亦爰得我直乎
莫我肯勞勞勤苦也謂不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之郊

魏始居今
太原晉陽
後遷河東
平陽今山
西地晉水
出憶樂山
自西而東
注汾水

此詩三章一意通以勤儉

蟋蟀全旨

蟋蟀在堂

蟋蟀蟲名似蝗而小色黑有光澤如
冰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
歲事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
域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
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癸乃
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
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
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
所都今在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碩鼠三章章八句
序刺重斂也
外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永號長呼也言無
害已者當復為誰永號乎
碩鼠碩鼠爾無縱不仁之禍而食我之苗焉自我之
貫禍於爾也已三歲之久則其勞亦至矣夫何不憫
我之勞其所以縱禍於我者猶未已也我又將如之
何哉逝將去爾而適彼樂郊焉樂郊既適則無復有
害已之困焉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寧復為何永號
哉夫貪殘之政使人欲去其國此魏之所以不可為也

蟋蟀似蟬

而小色黑

有光澤石

雨翅或呼

促織隨陰

迎陽與時

變化又名

蟬名蟋蟀

蟬之類也

曰堂風

蟬蟋九月

在戶九月

而曰聿黃

在周十月

敗歲也注

却願其

後也

注動即動

動之義

為主上四句言歲晚務閒

乃敢宴飲為樂固勤儉也

下四句方燕樂而起相戒

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勤儉

也此依方山之說勤儉二

字不可分屬三章平看勿

以末章總承

首章旨○上四句感時以

為樂下相戒以節樂也蟋

蟀句見物類變化而知時

歲暮對三時勤動看日月

其餘就務閒之曰月言言

過此農事復興不暇為樂

此便有憂思意無已太康

相戒之辭承上起下職思

其居凡農桑等項職分當

為者是荒字與康字相應

瞿瞿即職思其居之意良

士先籌規矩之人長慮是

預思未來却願是回顧已

其莫肆遂也

今我不樂

樂如宴日月其除也

無已

太康於樂也

職思其居

職主也職思見思皆

好樂無

荒良士瞿瞿

長慮也○良士泛言一個

人瞿瞿却顧貌言其民間終歲

故

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宴飲

為樂而言令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

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

也

故方宴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

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安樂

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

樂

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

蓋其民俗之厚謂唐俗勤儉云云燕飲為樂

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謂唐俗勤儉云云燕飲為樂

不

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謂故作此詩意謂民生固不

可無及時之樂亦不可無極樂之防彼蟋蟀之為物

雖微而天時之變遷可駭當今蟋蟀在堂歲忽已暮

若及今不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又將有事於農而

不暇為樂矣然人情易溺今日之樂得母已過於樂

而太康乎且吾身之中有所居之常分古之良士所

以為之慮者周矣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凡夫日用

之常而為吾人之所當事者皆兢業以為之使其雖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之常而為吾人之所當事者皆兢業以為之使其雖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然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然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好樂而無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

然

二章宣○外是居之餘凡

以安為念
是亦樂也

意外吉凶應酬之事皆是
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
當慮及事外也然慮之雖
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
但蹶蹶雖屬行上然行中
實有思在
三章旨○憂是居之安凡
居中火旱盜賊之類皆是
蓋盛衰倚伏禍福循環故
當操心慮患也然其亡其
亡係於苞桑則憂轉為喜
休休預備無患意亦要不
胥思宇

不敢以自寧焉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
繼矣使職居之不思而淫樂以逞夫豈治家之道哉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逝去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亦
去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
也其事變或出平常思慮之好樂無荒荒土蹶蹶也
良士蹶蹶蹶蹶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役車牛車也休是休息庶人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是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憂是
矣憂思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役車牛車也休是休息庶人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是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憂是
矣憂思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役車牛車也休是休息庶人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是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憂是
矣憂思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僖公靖侯

子燮父四

世孫

榆類甚多

葉皆相似

樞音刺榆

皮如相為

茹美又白

榆皮色

白者即曰

粉

也。其始相與以爲樂，逮相戒以節樂，唐民勤儉如此，非先聖遺風之遠耶？

山有樞全旨

此詩恐其過於勤儉而憂

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勸其

及時以爲樂也。註曰：憂愈

深而意愈覺者，蓋前以職

業爲憂，此以死亡爲憂，方

士前處以死爲憂，豈不愈

深言雖欲樂而情是迫切

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豈

不愈覺但此意須於言外

見之

也。其始相與以爲樂，逮相戒以節樂，唐民勤儉如此，非先聖遺風之遠耶？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 樞，莖也。今隰有榆 榆，白粉也。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
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 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
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 士前處以死爲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是迫切
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豈不愈覺但此意須於言外見之
三章同旨以地皆有所有與可以代勞也苟當此歲暮之時有是衣裳而弗曳弗